

女仙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女仙外史 三

〔清〕呂熊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美貞娘殺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劍俠

話有分頭。大抵文章家有正斯。有奇。有離。乃有合。譬若山之有脉。水之有派。從本源處。逶迤行來。忽分一脉而爲幹。龍忽別一派而爲支流。離奇天矯。曲折疎宕。孤行數百里。忽又迴注於正脉。正派之中。合而爲一。然後知山脉之靈。水派之奇。有莫可端倪者。如此回書之脉。派初若不知其所從來。直到公孫大娘下括蒼。敲漁鼓。方悟月君駕下青州。已暗伏公孫大娘一脉。如濟水潛行地中。至此方見其發揚之狀。至若范飛娘事之發覺。正在濟南交戰之時。若便敘於建都之後。則如藤蔓纏松。雖極綰合。終屬二本。今

出於軍臨濟寧之日。乃是倒流逆折。旋龍廻幹。而直注其本原。天然結一靈穴於此。而又幻出女秀才一段。猶之乎更引別派之波。彙作水口。驚濤駭浪。若漢沔湘三川交會。不亦爲大觀哉。而今演出當日洪武太祖。設立燕山六衛。衛各設兵三千。有配軍姓。儲名福者。入衛已經數年。在北地娶得一妻。范氏。小字非雲。是將門之女。慣使雙劍。神出鬼沒。而又姿色明艷。性格溫和人。皆稱爲女中飛將。故又號曰飛娘。燕王靖難兵起。調衛卒入伍。儲福憂憤不食。慟哭不止。飛娘勸喻之曰。事到艱難。機須決斷。儲福哽咽不能言。謂飛娘曰。我雖配軍。頗知大義。豈肯充亂賊之隊伍。

耶我與汝結褵未久。且岳母孀居。汝宜相依爲命。我亦有老母在故鄉。決意潔身回籍。奉養天年。明日卽與汝永別。飛娘道。君之母。妾之姑也。君有忠孝之心。妾獨無忠孝之志乎。我母自有昆弟奉養。無煩置念。儲福曰。不然。我家括蒼距此五千餘里。係是逃回。比不得從容行路。那能同走。且使汝母汝兄弟永無相見之期。更爲不忍。飛娘曰。事當權其重輕。若論跋涉艱難之死。無怨。儲福曰。多謝賢妻。既有此美意。則不必通知汝家。收拾行李。卽于四更起行罷。是晚預僱了短盤牲口。夫妻二人一晝夜走三百餘里。料燕王不能遠追。然後按程而進。到了處州府縉雲縣括蒼

山中尋看母親悲喜交集。於是儲福樵薪。飛娘辟績。竭力以養母。山中之人稱爲孝子孝媳。過了三年。頭母老病。亾晝夜泣血。躬自負土葬于祖墳之旁。一日傳有新天子。詔到縣。儲福同山村農叟。出去探聽。方知燕王奪了帝位。儲福一路哭回家內。謂飛娘曰。我今與汝永訣了。汝年甫二十二歲。又無子嗣。家業我雖有兄弟。母且不養。何況于嫂。我死之後。汝宜自擇佳耦。毋使終身顛沛。我黃泉之下。也得瞑目。飛娘揮淚曰。是何言也。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嫁二夫。不意君之尚不能知我之心也。君爲義士。我豈不能爲節婦。若欲殉國。我豈不能殉身。母子姑媳。當相携于

九泉路上獨是不能爲國復仇。死有餘憾。儲福道。今天下
一家。我與汝做得甚事。惟有死耳。遂扼吭而死。飛娘乃拈
拮備棺殯殮。日則呼號靈前。夜則藁臥棺上。計圖葬夫之
日。自投墳中。時縉雲縣韓令喪耦。聞飛娘新寡而美。意欲
納爲繼室。令教官約同山叟爲媒。通命于飛娘。飛娘正言
拒之曰。妾聞縣長主持風化。教人以貞。不聞教人以淫也。
況是治下庶民之妾婦。又豈可爲父母官之伉儷。女子之
道。從一而終。若逼再醮。可持頭去。教官知飛娘志不可奪。
隨復縣令之命。且還其素行貞孝。韓令曰。有是哉。我當獎
之。豈敢犯之乎。遂寢不數日。又有處州府別駕范希雲少

年佻黠、饒有丰姿、係蘄州人氏、是接例出身的、平生漁色、
內外兼好、適太守丁艱、鑽謀攝得府篆、民間少艾婦女、常
被姦污、貪淫之名、合屬皆知、早已聞得飛娘姿容絕世、今
又傳說喪了丈夫、籍雲知縣謀娶不能、乃拊掌大笑曰、彼
一醜夫、豈配佳女、這自然我當受用的了、恐又不肯作妾、
心生一計、傳請經歷託言要尋个淑女主持家政、亦稱夫
人、近聞縉雲山中范飛娘新寡、我與他同籍同庚、同名同
姓、豈非天作之合、卽煩一行、這個月下老人也還做得過、
經歷欣然遵命、跟隨了好些衙役、徑到縉雲山中、請見飛
娘、飛娘只道縣官又來胡纏、便發話道、好个沒廉恥的、

廷名器就輕似微塵也不把个知縣與這樣畜生做經歷
接口道這縣公也不自量了我是本府經歷並不爲一小
小知縣而來請出面言飛娘在內回說山村野婦不敢相
見大人有話請說經歷就把范通判之命述了一遍又道
卽日實授太守現做黃堂正夫人不可錯過飛娘聽了暗
歎口氣道死期已逼待不得葬丈夫了又見他跟隨人衆
恐一時激出事來乃婉言辭道太守表率十邑又比不得
縣正風化攸關豈容強納民間寡婦願大人裁之經歷道
此言差矣道媒通命先王之禮且爲正室正是太守公風
化之意他日受了諾命本錦還鄉豈不榮耀切莫執拘致

生後悔飛娘抗言。遊匪夫匪婦各有其志。若用強逼頭可斷身不可辱也。經歷乃將機就機巧言道。娶正夫人豈有用強之理。這個不消慮得。我卽去復太守公之命。自然名正言順。斷不使人委曲屈節的說罷。竟自起身去了。過不幾日。只見經歷督領夫役。抬到聘禮。白金五百兩。彩緞五十端。及珠翠銀釧等物。堆滿草堂之上。飛娘見了。怒氣填胸。恨不得就把經歷剝做肉泥。又一想。可恨的是賊太守。心上已定了主意。就說吾未曾允。何得來送禮物。經歷道。新夫人親口說是用強。斷乎不成。則不用強定是允的了。若又翻悔。恐使不得。飛娘道。既如此。依得我三件事便成。

若依不得。雖死不成。經歷道請新夫人見諭。飛娘道：「一要寬半月待我葬夫。二要太守親迎。三要在此處成親。」經歷道：「第三件恐褻瀆了些。」飛娘道：「有個緣故。」太守夫人知道賢慧與否。若一進署，就是妾媵之流。直待夫人遣使以禮來請，方可如命。經歷點點頭道：「大有主意。」卽向上一揖道：「都在下官執柯的身上。」隨回到處州。稟復范太守說要寬半月。正是月望佳期，豈不人月交輝。太守大喜。三事都依了。經歷又到飛娘處訂定，更無他說。山中田夫村婦，皆不疑飛娘是假允。返道如今富貴。是天報他的孝心哩。且說飛娘想這五百兩聘禮，都是貪賊停而入者，停而出者，教

他人財兩失。就把些來葬了丈夫靈柩。相近婆婆墳旁。又把銀一百兩與小叔。爲四時祭掃之資。一百兩布施與大士菴的尼僧。令其塑尊白衣觀音寶相。剩下銀兩多拾與山村窮苦的人。屈指一算。到十五只有四日了。心中悽悽。條條備了些祭奠的蔬果。倩人挑到婆婆丈夫墳前。燒了紙鏤。拜了又拜。痛哭了半天。哀哀叫道。婆婆丈夫聽者。五日之內。媳婦就來伏侍婆婆與丈夫了。心中傷痛之極。一時昏倒在地。半晌方甦。獨有一个孤孤另另的走出山口。坐在石上。定定神兒。見有个道姑。敲着漁鼓。緩步而來。飛眼看時。那道姑。

而如滿月。髮若飛雲。目朗眉疎。微帶女娘窈窕神清氣
烈。不減男子魁梧。手敲漁板。聲含閨苑。琪花腳踏。棕鞋
色染蓬壺。瑤艸。

道姑走近前來。打個稽首。飛娘連忙還禮。問道。你是那方
來的。答道。貧道從終南山來。雲遊五嶽。無處不到。今要化
頓齋。不知娘子肯麼。那時飛娘滿胸仇恨。怎有心情。便道。
我已見是泉下的鬼了。莫向我化道姑道。若有愁煩。我可以
解得。何消說此狠話。飛娘道。恁是神仙。解不來的。道姑說。
我不信。且待我唱個道歌。看解得解不得。便敲着漁鼓唱
道。

平生一劍未逢雷。况值興亡更可哀。蠻女猶能氣蓋世。
貞娘何事志成灰。中原劫火風吹起。半夜鼙聲海湧來。
自有嫦娥能作主。一輪端照萬山開。

飛娘聽他唱得有些奇怪。就道如何不唱修行的話。却唱
這樣感慨的詩句呢。道姑順口道。只爲娘子心中感慨。我
這道情也不知不覺的唱出來了。飛娘見他說得有些逗
着心事。便道。煩請道姑解說與我聽。道姑說這個容易。首
二句是有才未遇正當國變之語。第三句說武陵女子徵
側徵貳的故事。第四句請娘子自思。第五句是說山東大
舉義師。第六句天機不敢預泄。第七第八句是說義師之

主却是個女英雄也。飛娘又說：「你是出世之人，爲何說這些閒事？」道姑說：「總爲娘子說來。」飛娘是最靈慧的，便道：「既承道姑不棄，可到寒家吃了齋，細說何如？」道姑道：「我要與娘子解悶，若不把心中之事實說與我，到底汝之愁恨終不能解。」連我之齋也吃不下。飛娘見他有前知的光景，就把范太守的話一一告訴了，說我只待殺了他，然後自剄。道姑說：「殺這賊胚，如屠雞犬，直得把命抵他。」飛娘道：「不是抵他，是要完我節烈。」道姑說：「請問爲國報仇，爲夫泄恨，做古今一個奇女子，較之一死孰愈？」飛娘道：「雖素有此志，然一婦人何能爲？」道姑冷笑道：「唐月君亦一婦人耳，怎的他

就能爲我實對娘子說罷。遂將唐月君起兵及目今定鼎始末并自己來意細述一遍。飛娘道：依道姑怎樣行呢？答道：這是你的大事。但要殺得乾淨。我同你竟到山東尋這位女英雄。建立千秋事業。流芳青史。不好麼？飛娘道：我已許過丈夫。他在黃泉路上等我。豈肯負了這句話呢？道姑笑道：這是孩子的話。如今做的是全忠全孝全節烈之事。難道是去嫁了人。負了丈夫麼？飛娘道：如此我意已決。隨請道姑到家住下。到次日。飛娘將行李結束小小一包。把這些緞疋都堆在草廳中間一個棹兒上。道使這賊狗奴見之不疑。十四日又到丈夫墳上痛哭一場。將要到山東。

的事。悄悄泣訴回來。天色已晚。見道姑裝做貧婆模樣。飛娘問是何故。道姑說。枉做僱來炊爨的。飛娘道。甚妙。當夜睡至二更。忽見丈夫走到房內。懽懽喜喜的說道。賢妻名在仙曹。當到山東做個女飛將。名蓋天下。但求爲婆婆與我討得兩道封誥。光耀泉壤。也不枉我殉國一場。飛娘一把扯住道。我要與丈夫同去的。儲福把衣袖一拂。忽然驚醒。不禁嗚嗚咽咽哭起來。道姑聞得。忙問何故。飛娘把夢中話說了。道姑說。何如。你丈夫早已懽喜。你爲何反哭。哭得紅腫了臉。明日難以做事。飛娘就起身。與道姑步出庭中。見月明如水。不覺神思頓爽。因問道姑說。我連日心